

秦漢璽印姓名考析十題*

魏宜輝

《鳴雄綠齋藏中國古璽印精選》281 收錄漢印“蟲不疵”。此印又收錄於《中國璽印集粹》1086。



作為人名，“不疵”很可能應該讀作“不訾”。“訾”、“疵”皆从“此”得聲，音近可通。《戰國策·齊策》：“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。”《呂氏春秋·知士》“疵”作“訾”。《淮南子·汜論》：“訾行者不容於衆。”《文子·上義》“訾”作“疵”。〔1〕不訾，即不可比量、不可計數，言數量之多，多用來指財富。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：“百姓之不田，貧富之不訾，皆用此作。”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：“其先得丹穴，而擅其利數世，家亦不訾。”司馬貞索隱：“謂其多，不可訾量。”以“不疵(訾)”爲名，顯然是取多財之義。

《風過耳堂秦印輯錄》396 收錄漢印“成莫訾”。“莫訾”亦爲不可計數之義，與“不

* 本文寫作得到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(PAPD)、南京大學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協同創新中心資助項目、南京大學 985 工程項目經費資助出版項目、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“新見戰國秦漢簡帛用字綜合研究”(批准號: 13YYB003)的資助。

〔1〕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 584 頁，齊魯書社 1989 年。

訾”義類似，應該也是取多財義。



二

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0761 收錄漢印“苟涂非”。



“涂非”，我們認為應該讀作“除非”。“涂”、“除”皆从“余”得聲，皆為定母魚部字。《左傳·桓公四年》：“除道梁嗇。”《說文·水部》“嗇”下引“除”作“涂”。〔1〕“涂(除)非”作為人名即取義辟除過錯。

秦漢璽印中與“除非”取義類似的人名還有“辟非”、“解非”，如“任辟非印”(《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》284)、“焦辟非印”(《伏廬藏印》073)、“郭辟非”(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0818)、“趙辟非”(《鐵雲藏印選》30)、“韓辟非”(《鶴廬印存》230)、“袁解非印”(《十鐘山房印舉》18·02)、“筮解非·筮翁叔”(《十鐘山房印舉》14b·05)等。

三

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1551 收錄漢印“媽屠地印”。“屠地”一名，我們認為應該讀作“拓地”。



〔1〕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 838 頁。

“屠”字古音爲定母魚部字，“拓”字爲透母鐸部字，二字的讀音關係很近，可以相通。古書中也有从“者”聲之字與从“石”聲之字相通的辭例，如“庶”通“諸”、“庶”通“煮”、“諸”通“柘”、“赭”通“沚”等。〔1〕以“拓地”爲名取開拓土地之義。

漢印中還有以“斥地”爲名的例子，如“侯斥地”（《鑒印山房藏古璽印菁華》255）、“韓斥地印”（《漢印文字徵補遺》9·5“斥”字欄）。“斥地”也是開拓土地的意思。《漢書·韋玄成傳》：“四垂無事，斥地遠境，起十餘郡。”《鹽鐵論·非鞅》：“蒙恬征胡、斥地千里，踰之河北，若壞朽折腐。”



劉釗先生曾列舉了“長啓封”、“張啓方”、“李辟疆”、“王子啓疆”、“王辟方”、“張開地”、“尹開方”諸印，指出“啓”、“辟”、“開”義同，“封”、“方”、“地”、“疆”義近。這些人名都是“開闢疆土”的意思。〔2〕“屠(拓)地”、“斥地”與上面談到的這些名字一樣，也屬於取義開拓疆土。



秦漢私印人名中有不少與“期”相關，如“過期”、“臨期”、“倚期”、“連期”、“奉期”、“凌期”、“高期”、“會期”等。《鳴雄綠齋藏中國古璽印精選》332 收錄有穿帶印“西郭施期·妾施期”。



這裏的“施期”我們認爲應該讀作“移期”。“施”字古音爲書母歌部字，“移”字爲喻母歌部字，二字的讀音關係很近。古書中亦有相通的辭例，如《禮記·大傳》：“絕族無移服。”《釋文》：“移本或作施。”《史記·萬石張叔列傳》：“劍，人之所施易。”《集解》引如淳

〔1〕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 894、897、898 頁。

〔2〕劉釗：《古文字中的人名資料》，《吉林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1999 年第 1 期；收入《古文字考釋叢稿》第 374 頁，嶽麓書社 2005 年。

曰：“施讀曰移。”《淮南子·俶真》：“冰水移易于前後。”《初學記》引“移”作“施”。〔1〕

“移期”即推移期限。漢印私印中還有以“遷期”、“遷時”為名的，如“遷(遷)期”(私人收藏)、“馮遷時”(《璽印集林》137)。“遷期”、“遷時”的取義與“移期”當是相類的。



五

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3589 收錄有“朱美珠印”，其中施謝捷先生隸定作“美”的字作“𠄎”。〔2〕



這個字上部寫作从“玉”，與“美”字的寫法是有差異的。當然在漢印中也存在“羊”旁的上端訛寫作一橫筆的情況，如“李義”(《戰國秦漢古印式》36)、“韓義”(《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》167)、“吳義私印”(《漢唐閣藏古璽印譜》157)中“義”字所从“羊”旁即如此。其中“李義”印中“義”字所从“羊”旁已訛作“玉”形。



所以不能完全排除“𠄎”為“美”字的可能性，同時我們認為“𠄎”字也有可能是“弄”字的一種變體。

“弄”字从収、从玉，會雙手弄玉之義。“収”旁在隸變的過程中，有些會訛變作“大”形，如“奕”字所从之“大”即為“収”之變體。與“収”旁形近的“艸”旁如置於字的下部也有類似的演變，如“莫”下部所从之“艸”亦變作“大”形。北京大學藏西漢竹簡

〔1〕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 680 頁。

〔2〕施謝捷編著：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第 609 頁，京都藝文書院 2014 年。

《蒼頡篇》簡 18 中的“𠄎”字，竹簡整理者隸定作“美”，〔1〕已有學者指出此字當爲“弄”。〔2〕我們認爲“𠄎”形寫法的“弄”字顯然是受到了隸書這種寫法的影響所致，誤以爲“弄”字从大，從而在篆形中亦將字下部寫作“大”形。

弄珠，即玩弄珠玉。珠玉爲貴富之物，取名“弄珠”大概是希望子嗣富貴。劉向《列仙傳》記載秦穆公之女名叫弄玉，嫁善吹簫之蕭史，日就蕭史學簫作鳳鳴，穆公爲作鳳臺以居之。“弄玉”之名與“弄珠”正相類。

六

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2457 收錄穿帶印“王魁徧·王少孫”。



“魁徧”顯然應該讀作“魁壘”。“徧”、“壘”皆从“壘”聲，〔3〕讀音當相同或相近，因此可以相通。“魁壘”有高超出衆的意思。《漢書·鮑宣傳》：“朝臣亡有大儒骨鯁，白首耆艾，魁壘之士。”顏師古注引服虔曰：“魁壘，壯貌也。”

根據文獻記載，古人就有以“魁壘”爲名者。《左傳·哀公二十七年》：“悼之四年，晉荀瑤帥師圍鄭，未至，鄭駟弘曰：‘知伯愎而好勝，早下之，則可行也。’乃先保南里以待之。知伯入南里，門于桔柣之門。鄭人俘鄗魁壘，賂之以知政，閉其口而死。”杜注：“鄗魁壘，晉士。”

七

《漢印文字徵》6·6“枯”字欄下第一例“枯”字錄自漢印“公孫請枯”。“請枯”作爲名字，

〔1〕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(壹)》第 18 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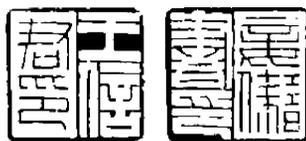
〔2〕jileijilei：《北大漢簡〈蒼頡篇〉釋文商榷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2015 年 11 月 14 日，<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7733>。

〔3〕古文字中的“壘”即“雷”字的早期寫法。參見李學勤主編：《字源》第 1022 頁，天津古籍出版社、遼寧人民出版社 2012 年。

我們認為有可能讀作“青股”。“請”、“青”讀音相同，可以相通。戰國簡帛文獻中常常以“青”來表示{請}這個詞，如郭店簡《太一生水》簡 10：“道亦其字也，青(請)問其名。”〔1〕古人有以“請士”為名，如“陳請士”(《陝西新出土古代璽印》1132、1133)、“弁請士印·弁翁兒”(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205)。漢印中還有以“青士”為名的例子，如“莊青士·莊春君”(《十鐘山房印舉》17·55)。施謝捷先生已指出“請士”、“青士”屬於同名異寫。〔2〕漢印中有以“請夫”為名的例子，如“李請夫·鄭君平”(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1377)。此外還有以“青夫”為名的例子，如“苓青夫印·苓長賓”(《金石千秋——故宮博物院藏二十家捐獻印章》290)。顯然“請夫”、“青夫”也屬於同名異寫。這都是“請”、“青”相通之辭例。“枯”為溪母魚部字，“股”為見母魚部字，二者音近可通。“殺”字的古文寫作“𦍋”。〔3〕其說可信。“殺”字从羊、股省聲，古文作“𦍋”，可證“股”、“古”的讀音關係密切。



《中國璽印集粹》1274 收錄有穿帶印“王信君印·妾儲書印”。作為名字的“儲書”，我們認為可能讀作“籍書”。“儲”字从藉得聲，與“籍”字讀音相同或相近，可以相通。



“籍書”即用書籍代替卧席，比喻癡迷於詩書之中。《文選·班固〈答賓戲〉》：“徒樂枕經籍書，紆體衡門，上無所蒂，下無所根。”呂向注：“枕經典而卧，鋪詩書而居。”

〔1〕戰國簡帛中“青”讀作“請”的辭例很多，參見白於藍：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第 741—742 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2 年。

〔2〕施謝捷：《〈漢印文字徵〉及其〈補遺〉校讀記(三)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三輯，第 313 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0 年。

〔3〕徐在國編：《傳抄古文字編》第 356 頁，綫裝書局 2006 年。

在漢印中還有以“莫書”為名的例子，如“王莫書”(《漢銅印原》239)、“妾莫書”(《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》三-SY-0627)、“夏侯莫書”(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3818)。



根據上面討論的“儲(籍)書”之名，我們懷疑“莫書”的取義很可能與“籍書”屬於相類的情況，“莫”字可能讀作“幕”。“幕”有覆蓋之義。《周易·井卦》：“上六，井收，勿幕。”王弼注：“幕，猶覆也。”《莊子·則陽》：“(柏矩)至齊，見辜人焉，推而強之，解朝服而幕之。”陸德明《釋文》引司馬彪云：“幕，覆也。”“莫(幕)書”的意思可能是指以書籍來作為蓋在身上的衣被，與“籍書”指用書籍代替卧席的意思是相類的，都是取義於愛好癡迷書籍之義。



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3802 收錄有漢印“宿綦鳳印”，3803 收錄“宿拳觸蛟”，3804 收錄“宿拳延年”。施謝捷先生在總目錄中附注：傳 3803“宿拳觸蛟”印與 3804“宿拳延年”同出。^{〔1〕}“宿拳觸蛟”與“宿拳延年”應該是屬於同一個人的印章，“觸蛟”、“延年”應該是一名一字。“觸蛟”與“觸龍”的取義相同，都有膽大勇敢之義。作為複姓，“宿拳”與“宿綦”顯然是屬於同詞異寫。“宿綦”或“宿拳”這個姓氏的來源已不清楚。



《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專題展》063、064 收錄有兩方同名印“須拳午”。其中 063 印中的“須”字寫作从彳、从頁的“𠄎”形。對於這種寫法的“須”字，施謝捷先生已有很好的討論。特別是作為複姓“斫須”的“須”字在漢印中也有寫作“𠄎”形的例子，為“須”釋作

〔1〕施謝捷：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第一冊，第 41 頁，京都藝文書院 2014 年。

“須”提供了可信的證據。〔1〕我們認為秦印中的複姓“須拳”與上舉漢印中的“宿拳”、“宿拳”應該屬於同詞異寫。“須”為心母侯部字，“宿”為心母覺部字，二字音近可通。《後漢書·清河孝王慶傳》：“且復須留。”李注：“《東觀記》‘須留’作‘宿留’。”〔2〕



十

《書道全集》27(印譜篇)收錄有雙面印“季番魚”，反面為圖形印。



作為人名，“番魚”與“番吾”當屬於同名異寫。“魚”與“吾”音同可通。古書中也有其相通的辭例，如《韓詩外傳》九“皋魚”，《說苑·敬慎》作“丘吾子”。《漢書·溝洫志》“吾山”，《水經注》八作“魚山”。《列子·黃帝》“魚語女”，張注：“魚當作吾。”〔3〕

人名“番吾”當取自地名“番吾”。根據《史記》、《戰國策》的記載，“番吾”戰國屬於趙地。《史記集解》引徐廣曰：“常山有番吾縣。”《史記正義》引《括地志》云：“番吾故城在恆州房山縣東二十里。”除了上舉作“番魚”之例外，“番吾”有多種異寫形式，或作“潘吾”，如“相里潘吾”（《續齊魯古印攷》151、《鶴廬印存》270）、“王潘吾”（私人收藏）；〔4〕或作“番梧”，如“程番梧·程卿”（《秦漢印統》5·26、《顧氏集古印譜》）；或作

〔1〕施謝捷：《漢印文字校讀札記（十五則）》，中國文字學會編：《中國文字學會第四屆學術年會論文集》，陝西西安，2007年8月8—11日。

〔2〕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343頁。

〔3〕高亨纂著，董治安整理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第855頁

〔4〕“盛世過眼錄·驚鴻一現古璽印”第二輯，2016年7月26日，http://mp.weixin.qq.com/s?src=3×tamp=1469534170&ver=1&signature=S*6e-BGbTgSOSK6iZO*7elHW9ImzsIVO2R7C04*SEXt8GZ8uIzIH05kWUm6LNYIA3LL8hokvW8wffkdWly8vanerIT2tr71I3ecsqfRKxM30nsRW9H4kRIT*Z1wOv1CrQDjmAWHHJGXXGtTWwPSe5fyWXbG0YOCoclz7dMHXecI=。

“潘徯”，如“任潘徯印”(《漢印文字徵》2·5“吾”欄)；或作“潘扈”，如“耿潘扈”(《急就篇》)。^{〔1〕}



後記：本文蒙張傳官先生審閱並提出寶貴意見，在此謹表謝忱！

參考璽印文獻：

陳漢第編：《伏廬藏印》，上海書店，1987年。

[清] 陳介祺編：《十鐘山房印舉》，中國書店，1985年。

[日] 大谷大學編：《中國古印圖錄》，[日]大谷大學，1964年。

戴山青編：《古璽漢印集萃》，廣西美術出版社，2001年。

伏海翔編：《陝西新出土古代璽印》，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5年。

故宮博物院編：《金石千秋——故宮博物院藏二十家捐獻印章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7年。

顧榮木編：《鶴廬印存》，榮寶齋出版社，1998年。

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：《故宮歷代銅印特展圖錄》，臺北故宮博物院，1987年。

吉林大學歷史系文物陳列室編：《吉林大學藏古璽印選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7年。

[日] 菅原石廬編著：《鴨雄綠齋藏中國古璽印精選》，[日] アートライフ社，2004年。

[日] 菅原石廬編：《中國璽印集粹》，[日] 東京二玄社，1997年。

李廣編著：《漢唐閣藏古璽印譜》，[日] 京都藝文書店，2012年。

林樹臣編：《璽印集林》，上海書店，1991年。

羅福頤編：《漢印文字徵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78年。

羅福頤編：《漢印文字徵補遺》，文物出版社，1982年。

〔1〕于省吾《急就篇新證》已指出，“潘扈”、“潘吾”、“潘徯”屬於同名異寫。參見張傳官：《〈急就篇〉校釋與新證》第214頁，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，2012年。

- 羅王常編：《集古印譜》，明萬曆三年(1575)顧氏芸閣刻本。
- 羅王常編：《秦漢印統》，明萬曆三十六年(1608)重印本。
-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：《上海博物館藏印選》，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79年。
- 施謝捷編著：《虛無有齋摹輯漢印》，[日]京都藝文書院，2014年。
-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編：《周叔弢先生捐獻璽印選》，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，1984年。
- [清]汪啓淑集印、徐敦德釋文：《漢銅印叢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，1998年。
- [清]汪啓淑編、徐敦德釋文：《漢銅印原》，西泠印社出版社，1996年。
- 王人聰編著：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印續集三》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，2001年。
- 許雄志編：《鑒印山房藏古璽印菁華》，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6年。
- 張小東編：《戎壹軒藏秦印珍品專題展》，西泠印社中國印學博物館，2016年1月8—28日。
- 趙熊編著：《風過耳堂秦印輯錄》，中國書店，2012年。
- 周曉陸主編：《二十世紀出土璽印集成》，中華書局，2010年。
- 莊新興編：《古鈔印精品集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。

(魏宜輝 南京大學文學院 副教授)